

人间五月杏子香

杏花是开得早的。“沾衣欲湿杏花雨,吹面不寒杨柳风。”那还是二月、三月的光景。一树树粉白的花瓣,像堆在那儿的云。我们院子里就有一棵,不大,但年年开花。花开的时候,蜜蜂嗡嗡地闹,风一吹,花瓣儿就飘飘悠悠地落下来,铺一地碎锦。祖母总说:“杏花开了,杏子也就不远啦。”

可不是么?花落了,叶便长起来,然后枝头就冒出些青青的小果子。到了五月,田里的麦子泛起金浪,那树上的杏子也开始变了。青皮上透出一丝淡黄,再过几天,黄意就浓了,有的还带着点儿红晕,这时候满树都挂着圆圆的、黄澄澄的果子,把枝条都压弯了。古诗里说的“梅子金黄杏子肥”,真是再贴切不过。那“肥”字用得真好,杏子熟了,真是肥嘟嘟的,看着就饱满。

摘杏是个乐事。低处的,踮起脚尖就能够着;高处的,得用竹竿轻轻打。竹竿一碰,杏子就扑簌簌地落下来,落在青草上,有时滚到石缝里,我们便猫着腰去捡。刚摘下的杏,用手一掰,就分成两半。果肉是橙黄色的,软软的,汁水顺着手掌往下淌。咬一口,甜里带着微微的酸,清清爽爽



的。

熟透了的杏,拿在手里软和得轻轻一捏就能挤出汁来。我们那儿有句俗话:“桃饱杏伤人,李子树下埋死人。”意思是不是不能多吃,吃多了伤肠胃。可小孩子哪管这些?坐在树底下,一口气能吃吃十来个,晚饭都不想吃了。

杏不光鲜吃,还可以做杏脯,或者煮杏酱。母亲会把不太熟的杏洗净,去核,加冰糖熬成稠稠的酱,装在玻璃瓶里,抹馒头吃,酸甜可口,能放很久。

说到杏,古书里有许多典

故。孔子讲学的地方叫杏坛,“杏坛”二字,便有了书香。还有医生治好病,不收钱,只让人家在他家院子里种杏树,久而久之成了一片杏林。“杏林春暖”说的就是这事儿。所以杏这果子,沾着儒家的文气,也沾着医家的仁心。我们院子里的这棵杏树,虽不是杏坛之杏,也不是杏林之杏,但它每年五月都结满果子,喂饱了左邻右舍的孩子们,这大概也算一种小小的仁义罢。

五月将尽,杏就开始落了,地上总有几颗摔烂了的,蚂蚁排着队来搬运。树上的叶子还是绿绿的,只是枝条不再弯着,直起来了,好像在歇一口气。我有时想起陆游的诗:“小楼一夜听春雨,深巷明朝卖杏花。”诗人写的是杏花,可我觉得,深巷里若有人拎着篮子叫卖金黄的杏子,那声音一定也很好听。只是如今,街市上什么水果都有,没有谁再挎篮卖自家的杏了。

去年五月回老家,院子里的杏树还在,只是老了,结的果子不如从前多。我摘了一颗尝尝,还是小时候的味道,甜甜的,微微酸。一只麻雀停在枝头,啄着半烂的杏,旁若无人。 宋嘉宁

回不去的初夏

故乡有几座不高的山,藏着儿时无尽的欢乐,尤其是那漫山遍野的野果子,是童年最甜美的记忆。

最早成熟的是桑葚,我们爬到树上,专挑紫得发亮的摘,丢进嘴里,汁水四溢,甜中带酸。吃多了,整个人都“紫”了,回家也洗不净,母亲嘴上责备,眼神里却满是疼爱。

桑葚过后,覆盆子登场。它长在带刺的灌木丛里,摘时要万分小心。红彤彤的果子,酸甜清香,比桑葚更有风味。我们常摘一捧,用芋头叶子包着带回家。

乌饭子小巧紫黑,甜中带涩,有特别香味,因数量少,找到便如获至宝。地毡贴地生长,藏在草丛,圆圆的紫黑色果子,甜得纯粹,我们趴在地上一颗颗捡来就吃。还有那弯弯曲曲像鸡爪的拐枣,打了霜后才好吃,捡回来放在米缸捂几天,甜香更浓。

现在想起来,那些野果子,其实并不是特别好吃。但它们的好,不在于味道,在于那个过程。陆游的两首诗:“纸上得来终觉浅,绝知此事要躬行。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有些东西,书上读不到,别人说不好,只有自己亲自去山里,去找,去摘,去尝,才知道那个味道。那个味道,不是好吃不好吃,是少年,是无忧无虑,是回不去的初夏。 李东旭

窗外的月亮

我正要关灯睡去,却见窗外一片莹莹的白。抬头看时,月亮正挂在窗格的一角,清清冷冷,像一枚刚洗过的玉。我灭了灯,屋子里顿时暗下来,月亮便越发地亮了。

看着月亮,忽然想起童年来。那时住在乡下,夏天的夜晚,总爱搬个小凳子坐在院子里。祖母、祖父、邻居叔叔、婶子们,摇着蒲扇,指着月亮说:“你看,嫦娥住在里面呢,还有玉兔,还有桂花树……”我仰着头看,觉得那上面的阴影像极了一棵树。

后来读了些书,才知道月亮绕地球转了多少亿年,看尽了多少悲欢离合。她看过李白一个人喝酒,看过苏轼在中秋夜里想念弟弟,看过无数游子异乡望着她落泪。她什么都知道,却什么也说不出来,只能静静地把光洒下来,洒在每个人的心上。

这时,月亮已经移到了窗的正中,把整个房间都照亮了。我只是静静地看着月亮,月亮也静静地看着我。我们像是多年的老朋友,不用说话,也能懂得彼此的心事。 杨剑横

茶与诗

我最喜欢,一缕暖阳,一本诗集,一丝音乐萦绕,泡一杯茶,坐在阳台上,看看书,品品茶,静静思索。温润的茶香里,品味人生。

品茶再三,翻开诗集,看见元稹写茶的宝塔诗。他以独特的形式,饶有趣味地描写茶叶生动的形态,嫩嫩的绿芽。“碾雕白玉,罗织红纱。铤煎黄蕊色,碗转曲尘花。”饮茶不仅要夜后陪明月,还要晨起对朝阳,这是一种神仙般快乐的时光。茶不仅可以洗尽古人今人的疲惫,还是神奇的醒酒汤。一首宝塔诗,元稹啊,竟把茶写得那么富有情趣。

书中又见白居易,不由得想起这个爱酒爱茶的诗魔。他亲自开辟茶园,亲自种茶。他把茶移入诗坛,在他的诗中,有大量写茶的诗句。茶、酒在诗坛并驾齐驱的白居易,写下了“无由持一碗,寄与爱茶人。”自己喝茶还不够,还要分享跟爱茶的好友。他吟,“起尝一碗茗,行读一行书。”早晨起来喝一杯茶,读一行书;“夜茶一两杓,秋吟三数声。”晚上还要喝茶,可以吟几句诗;“或饮茶

一盏,或吟诗一章。”茶助文思,茶助诗兴,提笔一章,酣畅淋漓。

古人爱茶今人也爱,我有个茶瘾很大的邻居大哥。当年他下乡到茶场当知青,如今已是近80岁的老人。他几十年一直喜欢喝当地的粗茶。一次,他带我们到他曾经下乡的茶场去故地重游。站在茶场山顶,眺望远方,云落山腰,偶尔有一些鸟儿飞起来,那茫茫的云海下,似一副水墨丹青,风景极美。大哥抚摸着他们当年亲手种下的茶树,慢慢的眼角泛起了泪花。他俯下身捧一捧泥土,双肩抽泣继而放声痛哭。他哽咽着说,我的青春,理想都留在了这里;我们抱怨过,自豪过,哭泣过,欣喜过;体会过生命与坚韧、与苦累、与梦幻的艰难历程;但我后悔,我的人生值得了。看到他激动的样子,我非常理解。其实他品的不是茶,是人生的酸甜苦辣。

“茶亦醉人何必酒,书能香我不须花。”品茶读书,书与茶香,令人回味无穷。其实,有一卷诗书与一捧香茗相伴一生,人生就充满了诗情画意。 邓训晶

立夏

谭阳刚

那槐花
悄悄落下的声响
是夏天在门楣上
系的第一串风铃
新裁的绸衫多轻盈
连忧愁都嫌太厚重
索性就着杨梅酒
把春愁一饮而尽
邻家的雏燕最淘气
总叼着柳絮到处问
可看见我的春装
昨日还挂在
蔷薇的刺藤上……
倒是荷叶最乖巧
在水面摇曳生姿
一笔一画都蘸着
蜻蜓尾尖的金粉
在夏的夜晚涂鸦